

洪澤湖邊腥風之起

——中共破壞蘇北抗戰史實

顧錫九

前言

民國廿六年七月七日全面抗戰開始之後，當時舉國振奮，全民抗日，決不容許再有分裂國家之行動，中共匪黨迫不得已乃發表共赴國難宣言，自願放棄暴動政策，取消所謂蘇維埃政府，接受改編紅軍，並承認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須，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國民政府當即將共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南京陷敵不久，政府又准中共在長江流域的零星游擊部隊改列為新編第四軍。當時國人都以為共匪從此可以效忠國家，團結禦侮。

詎知共匪之參加抗日，係俄匪一個重大的策略。其陰謀為：（一）利用抗日以解救共匪之危機；（二）擴大帝國主義衝突，採「失敗主義」以瓦解國民政府；（三）其基本政策為「七分擴張勢力，二分對付國民黨，一分抗日。」

共匪此一決策，當時係分三個階段來推進，第一階段，與國民黨妥協，以求生存發展；第二個階段是和國民黨爭取力量的均衡；第三個階段，是深入華中地區，建立基地，向國民黨襲擊，奪取領導地位。由此可知共匪在抗戰過程中，一直是裝着抗戰的假面具，實際是走着這一條叛亂國家破壞抗戰的路線。

共匪之謊言欺騙，分化離間，破壞顛覆等陰謀手段，早為有識人士所共知，大陸之淪陷由於此；即今日世界，尤其是東南亞之紛擾不寧，亦由於此。總統蔣公說：「世界之問題在亞洲，亞洲之問題在中國。」中國大陸能重返自由，則不獨亞洲問題可以迎刃解決，而世界問題亦可以大大減少其困擾。當此國際形勢複雜多變，姑息暗流瀰漫泛濫之時，對共匪之鬼域伎倆，實有加強加深認識之必要。

筆者於役軍中，在抗戰開始後的前五年，一直在蘇北孤島（當時津浦隴海鐵路均已陷敵，長

江亦為敵人所控制，故蘇北已形同孤島。）率部展開抗日任務，但除了與日寇不斷的作戰之外，尚須多方應付共匪到處襲擊的破壞陰謀，致分散了抗日的力量。也由於不斷的與匪周旋，故對其奸詐險毒之手段，亦知之最深。至今回憶起來，猶不勝痛心疾首，爰特將當時匪軍在蘇北竄擾擴軍，破壞抗戰之史實分別加以敘述，以供我海內外的中外雜誌廣大讀者瞭解共匪禍國之一斑。

我先截獲共軍密件

民國廿七年春，徐州陷敵後，第五戰區西撤，蘇魯皖邊區游擊總指揮李明揚奉令率部至睢寧地區展開游擊。江蘇省保安團隊，亦奉 委員長蔣公命令改編為陸軍第八十九軍（轄卅師、一七師、獨立第六旅），由江蘇省韓代主席德勤兼軍長，作為敵後游擊部隊之主力。當時韓兼軍長為鞏固省府（時蘇省府暫設淮陰）至徐州門戶

，乃命我率三五旅進駐睢寧佈防，協同李明揚總指揮所屬部隊固守睢寧，防止日寇東竄。

有一天，我城防部隊查獲八路軍密派之中尉軍官黃得勝攜機密函一件送給共匪洪湖地區負責人，函內大意是說：「我們（匪軍）要在洪澤湖地區謀求發展，一定要能得到李明揚盛子瑾（泗縣縣長）等的相助，李忠厚而無頭腦，他會幫助我們發展的。」我爲了此事，特專程前往淮陰省政府向韓代主席及李兼省府委員（明揚）報告扣押共匪送機密函件之經過，並分析此事之嚴重性。但李明揚當時聽後却不以爲然，他對我說：「只要共產黨能抗日，就應予以方便，我們現在是集中力量抗戰，不必多作顧慮」，我聆聽之餘，認爲李政治立場不够嚴肅，其思想觀念都有問題？我當即對其表示：「共黨的企圖是藉抗日而奪取政權，千萬不可以利用，更不可重蹈河北的覆轍，韓兼軍長及李副軍長（守維）亦均認爲要鞏固敵後游擊根據地，必須防範共匪之滲透與襲擊。

未到一月，即有泗州行政督察專員孫伯文先生被共匪利用泗縣縣長盛子瑾逃走之事情發生。孫專員星夜逃至睢寧，我當時爲維護其安全，特派部隊護送其通過津浦路，回皖省府報告事變經過。但皖省府並未查明真相，旋即發表盛子瑾代理專員。不久，盛子瑾亦被共匪所驅逐。

又因當時皖省府偏處皖西，無力支援皖東敵後地方武力，致若干地方武力，不斷遭受共匪襲擊，所有民衆，又被欺騙控制，故皖省府對敵後縣政已無法掌握。李明揚已感睢寧宿遷地區游擊

困難，經濟亦無法發展。因此請調泰州地區游擊，所指揮之游擊部隊，全部由李長江率領開駐泰興泰縣，致共匪彭雪楓得以乘機率部進入洪澤湖地區作爲根據地，羅匪炳輝亦率部襲擊皖東各縣地方部隊，以求壯大，而皖省府一時又無力援救，只好將皖東幾個縣暫時劃歸江蘇省政府管轄指揮，以遷就事實。

民國廿七年冬天，我奉命擔任山河南指揮官指揮部設在盱眙蔣家壩，負責對日寇共匪實行堵剿，皖東各縣地方部隊均歸我指揮，以防共匪發展壯大。

未及兩月，我又奉命調赴淮陰兼辦江蘇省幹部訓練班，其間特別注重幹部思想教育。山河南指揮官則改由陳海波擔任，積極防止共匪陰謀滲透。此時彭匪雪楓，羅匪炳輝分別利用盱眙、嘉山、天長，六合等縣思想不堅定份子爲引線，不斷襲擊地方部隊，收繳民槍，擴展武裝，皖東各縣縣長，均被迫先後率部轉移至泰縣地區，改爲游擊部隊番號，致山河南皖東各縣均爲共匪竊據，當時皖省府既無力東援，而八十九軍主力又分散各縣拒敵，加以自津浦路被日寇佔領後，即中斷了補給，糧彈均告缺乏，一時無法集中部隊加以堵剿，致共匪得以利用機會，得寸進尺，漸次發展。

民國廿八年春，彭匪雪楓佔據了洪澤湖以北地區，羅匪炳輝佔據了洪澤湖以南地區，僞裝抗日，實則到處收繳民槍，勢力日大，皖省民政廳長章乃器不明實情，亦未採取適當措施，致無形中給了共匪許多方便。共匪爲確實控制洪湖地區

，南北得以相互支援，乃集中兵力，襲擊我秦懷實支隊，秦支隊長與共匪激戰兩日夜，終因傷亡過重，被逼率部脫離洪澤湖地區，到淮東整補，從此洪澤湖水面乃爲共匪所掌握控制。

磕頭搖頭殺頭三階段

民國廿八年春，我主持江蘇省幹部訓練班，當時有第五戰區派至我們游擊部隊工作的學生共五十名，韓代主席恐所派來的學生思想有問題？乃交給省幹部訓練班，予以短期訓練考核，因潢川戰幹團是周恩來、葉劍英所訓練。我們考核結果，所派來之學生，思想都有問題？他們均已傾向共黨，實已成爲共黨外圍份子。

我們爲了要改正他們錯誤的思想觀念，曾費盡腦力心血。經查每個學生對共黨所發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等小冊子，都信爲是事實，我們用上課講解，個別談話，分組討論等各種方法，來轉變該等學生之思想。通常都是先舉例證，來說明共產黨的謊言欺騙，使他們明白了解而能悔悟。再經解釋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及人民之需要，並以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理論作比較，反覆誘導，務期徹底省悟而後止。這批學生尙有理智，中毒不深，經我們列舉共匪過去禍國殃民之事實，他們始痛悔走錯了路。可知能以「真理」來改變他們的思想，青年們都會接受的。

後來這批學生，經分發蘇北各部隊服務，表現都很優異，成爲我黨忠貞同志，而爲三民主義的勇敢鬥士。

共匪爲鞏固所竊據之洪澤湖南北地區，並切斷我蘇北抗日國軍補給線，以孤立國軍，故不斷詭謀勾引日寇向我控制地區掃蕩，俾達成他坐收漁人之利的目的。我們被日寇圍困在蘇北孤島中，中央已無法予以補給，共匪則到處以抗日爲號召，實則結合日寇之進犯，不斷乘機騷擾，企圖摧毀我們敵後游擊根據地，奪取政權。我中央雖亦洞悉共黨的毒辣陰謀，但因領導全民抗戰，爲求團結，只有寬大容忍，以促其悔悟，結果共匪不但不服從國民政府命令，團結抗日，相反的更變本加厲，到處與我國軍爲敵。

我敵後部隊，爲打通皖東補給線，魯蘇戰區韓副總司令德勤曾於民國廿八年四月一日命令八十九軍一一七師劉代師長漫天率王鏞三三九旅，保安第十旅張能忍部一個團及游擊支隊黃岫峯朱長忠等部，進駐山河南，向洪湖以南地區發展。共匪羅炳輝部第八團，第十一團及教導營，特務營，均歸匪第一支隊長徐海東指揮，已先佔領仇澗橋，河稍橋等地區，其餘竹鎮集，馬家集，東旺廟則爲羅炳輝部第五支隊及第四支隊梅加生部數千人所盤據。另由江南增來之陳毅部千餘人盤據半塔集，古城，王店集，蓮塘，舊鋪等地區收繳民槍，擴大鬥爭工作。四月二日我劉漫天代師長所指揮之部隊，於渡過山河前進中途，徐匪海東集中其所指揮之部隊向我進行突擊，經激戰一日夜，匪我均有傷亡。劉代師長爲求達成任務，即開始進行掃蕩戰，共匪不敵，乃分區游擊，避實擊虛，使劉代師長之部隊，尋不到其部隊主力。四月八日我各部隊正向盱眙縣城以南地區行

進，匪軍情報人員已勾引日僞向我行動，共匪到處宣傳說：「八十九軍有切斷津浦南端之企圖。」因此敵僞乃抽調有力部隊來打通運河線，並切斷山河，於四月九日敵集中海陸空部隊向我運河線大小瓦店及山河地區猛犯，我爲鞏固運河線及山河區防務，不得不將進至山河南部隊，撤回至山河以北地區，以確保淮東游擊根據地，而打破日寇之企圖。

共匪每到一個新的地區，見到老百姓都說好話，不斷向人民「磕頭」，一切都是人民至上，起初所需糧草都從其他控制地區，壓榨征運而來，待「磕頭」階段過去，老百姓都被其組織起來，而匪軍幹部已足以掌握人民時，即開始向老百姓征收救國公糧，公草及公債，如老百姓不能按時繳納者，即表示不滿意，開始「搖頭」，凡不按時繳納公債公糧者，就是不救國，不救國就是反抗「人民政府」，反抗「人民政府」征收公糧公債者，就是漢奸，既是漢奸，就應該「殺頭」。這就是共匪的「三頭政策」，也就是「磕頭、搖頭、殺頭」三個階段。

共匪的工作，都是先由政治幹部進行滲透，祕密做民運工作，待暗地將民衆組織掌握後，即實行「打拉併用」，即以「打甲拉乙或打乙拉甲」，「拉下打上或拉下罵上」等手段，造成你的分離，互不信任，互不救援，再加以處造謠離間分化，使你上下思想行動都不一致，以達其打拉併用以大吃小之目的。

蘇北局勢急轉直下

當時陳匪毅率老一團粟裕，老二團聶揚竄入白米（地名）黃橋地區，與管文蔚陶勇兩縱隊會合，並決定政策如下：（一）擁護李明揚，打倒韓德勤，（因韓是江蘇軍政首長，）（二）搜金百萬，擴軍百萬，（三）消滅地方團隊，奪取政權，」乃派其戰戰團長朱匪克勤爲駐泰州代表，經常與李明揚，李長江密取連繫，並利用李芳挑撥分化游擊隊與保安團之感情。另利用黃逸峯常駐警總團陳泰運司令部，促其中立，此項陰謀計劃完成以後，即開始集中主力襲擊如皋保安旅，旅長何克讓率部與匪激戰一日夜，傷亡慘重，何亦戰亡。李明揚總指揮受匪蠱惑，竟未派兵援救。陳匪毅以打拉併用得計後，即進一步奇襲省保安第九旅張少華部，張旅長被迫放棄姜堰據點，率部經泰興至江南游擊。李明揚對劃歸指揮之保安旅團遭匪襲擊仍不聞不問。

匪軍佔據姜堰後，已達到阻斷江蘇省政府與泰州李總部之聯絡，促李明揚等先與政府不合作，以孤立東台興化（時爲省府所在地），遂其打拉併用之陰謀。經過以上兩次戰役之失利，李（明揚）陳（泰運）都按兵不動，致陳毅得以從容擴充，並又乘勢偷襲保安旅陳勳燾部，陳部亦傷亡損失很大。魯蘇戰區所劃爲李明揚指揮之保安旅團多遭共匪各個擊破，由此李之無政治立場而被陳毅所利用可作明證，因李陳之任由陳匪所部坐大，致造成此後黃橋一戰之失利。

八年抗戰之中，敵後我方所有游擊武力之失利，都是遭受共匪此種陰謀。今後反攻大陸，對此種教訓，應該深深的研討與體認。

民國二十八年春，匪陳毅縱隊由江南渡江後，即利用皖省民政廳長章乃器等袒共份子之掩護，得進入嘉山，天長、六合等縣，誘引青年，以抗日為名，到處勒繳民槍，襲擊地方團隊，以擴充實力。

中央黨政委員會於民國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期間，先後派黃逸峯、季方、張雲川、姚爾覺等前來蘇北，擔任魯蘇戰區黨政分會委員，實則他們都是共黨外圍份子。他們到達蘇北以後，不但對抗日絲毫無補，相反的對軍政各方面，專事挑撥與分化誘惑，而對共匪之叛國行為則到處掩護協助，無所不用其極，匪軍戰幹團長朱克勤常川駐於泰州，拉攏李明揚，因此陳毅匪軍得以順利控制泰縣、靖江、如皋三角地帶，當時李明揚所部分佈於泰縣、泰興地位，坐視共匪擴大，此時蘇北情勢，更形嚴重。

二十九年十月一日，我佈防於海安、胡家集，曲塘之線的八十九軍之三十三師（欠兩個團），一一七師（欠一個團）附獨立第六旅全部，保安第十旅張能忍部，遭匪不斷襲擊，乃於十月三日由李軍長守維（八十九軍軍長）指揮向古溪營溪進行掃蕩戰，以期肅清反側。同時匪酋陳毅亦集中兵力以求決戰，遂演成幾影響蘇北存亡攸關之黃橋戰役，戰況至為激烈。

同時魯蘇戰區韓副司令命駐泰州之李明揚及曲塘之陳泰運率部會同堵剿，李軍長率部正向黃橋攻擊前進，五日七時，先頭三十三師九十九旅王學階團已攻佔黃橋東圩內，正與匪激戰中，不料李陳兩部仍按兵不動，並公開由李長江（李

明揚之副總指揮）派兵三個團接防匪軍姜瓖據點，接濟陳毅彈藥十五萬發，並會合管文蔚部土共到處造謠，放火拆橋。又將魯蘇戰區副總部所發佈之作戰計劃，全部供給陳毅，陳於了解我軍行動後，遂集中主力於蔣梁附近，對八十九軍司令部及右翼縱隊獨立旅實行腰擊，致我主力腹背受敵，與匪軍激戰兩日夜，不幸李軍長守維，參謀長丁虎，獨六旅旅長翁達，團長韓振翼，一一七師七〇一團團長陳學武等均壯烈陣亡，三十三師團長余世梅，王學階等負傷，官兵亦傷亡數千人，因官兵游水渡河，武器損失更多。我蘇北抗日主力經此戰役之重大損失，始揭開共黨全面破壞抗日之陰謀，中央何參謀總長，白副總長乃聯名發佈新四軍不服從命令，破壞抗戰國策之宣言，使全國了解共黨是藉抗戰以奪取政權，促其覺悟團結抗日，但共黨毫無悔悟，陳毅反變本加厲乘勢襲佔我如皋、東台、鹽城、阜寧等縣，繼續襲擊地方武力及游擊部隊，以達其「搜金擴軍」之目的。

同時北線匪軍十八集團軍一一五師黃克誠旅（即隴海東進支隊），亦已由淮海中間地帶竄進至阜寧縣屬東溝，益林。漣水、阜寧之地方土八路亦集合策應，企圖南北合擊，於是蘇北局勢，更形惡劣。

新四軍事件的真相

匪首陳毅已決心攻佔蘇北整個地區，作為赤化華中的根據地，當時陳毅之策略為：（一）擁護李明揚，中立陳泰運，打倒韓德勤。（二）消

滅八十九軍，（三）收金百萬，擴軍百萬，（四）切實封鎖產糧地區。可見其禍國陰謀之一斑。此役戰前郭心冬參謀長未能作攻略戰略之運用；戰時又未集中兵力尋匪主力而殲滅之，是亦為重大失策也。

陳毅認為他們的「三頭政策」業已收效，其侵佔蘇北之企圖乃更為積極，我於患傷寒病初愈之時，臨危受命，兼代八十九軍軍長，當時認為「能够生存，始有真理，」能戰死沙場，才是忠於黨國與領袖，並決心以淮東地作為我們葬身之處，乃根據所處現實環境，多方研究，勤加檢討，為求不被共匪得逞，經決定以下之各項措施：

- （一）宣佈重賞，以防敵偽共匪之分化滲透。
- （二）各鄉鎮派社教幹部，加緊掌握民衆。
- （三）加強政治教育，激勵民心士氣，以求軍民一體，萬衆一心。
- （四）抽調幹部訓練，研究對敵匪兩面戰法及過去每次戰役所得之教訓，乃擬訂對共軍守點，對日寇爭面之作戰方針，對日寇避實擊虛，對共軍穩紮猛打之兩面戰法，（五）規定縣長必須在其縣境與共匪敵偽鬥爭，以求擴大爭面的發展，（六）各部隊挑選精壯士兵，組織巡邏隊，突擊隊，奮勇隊，情報隊，搜索隊，緝私隊，作為有計劃之運用。（七）每一步兵連連快船一艘，封鎖對敵偽匪區之交通，並查禁物資流入敵偽區域。（八）每團組織一個船舶隊，作為湖沼地帶小部隊機動之用。（九）多築碉堡據點，以防共軍偷襲，（十）實行計口授糧，以維軍民食糧。（十一）命令修械所大量製造木柄手榴彈，以補充子彈之缺乏。（十二）每鄉村設立

糧草站，實行分區補給，以利游擊戰，（十三）實行黨政軍經文一體，以發揮抗日反共的整體力量，（十四）舉行各種康樂活動，培養軍民歡樂生死與共之信心，（十五）隨時研究共匪濫發人民偽幣破壞我中央法幣之有效對策。由於以上措施之積極推行，於是淮東之局面得以穩定，而共匪之陰謀猖獗，亦為之稍殺。

民國二十九年新四軍不服從命令，公開叛國，為第三戰區顧長官派部隊圍繳後，由中央明令撤銷新四軍番號。陳毅於蘇北黃橋戰役後接任新

四軍軍長（番號已撤銷但匪仍保留此番號部隊），即乘機擴編為七個師，其番號及主官姓名如后：
 匪新四軍軍長陳毅，副軍長張雲逸，政委劉少奇，第一師師長粟裕，第一旅旅長葉飛，第二旅旅長聶揚，第三旅旅長陶勇，第二師師長羅炳輝，第四旅旅長戴季英，第五旅旅長周駿鳴，第六旅旅長譚希林，第三師師長黃克誠，第七旅旅彭明治，第八旅旅長田守堯，第九旅旅長張愛萍，第四師師長彭雪楓，第十旅旅長雷震，第十一旅旅長陸海清，第十二旅旅長譚友林，第五師師長

身病還須心來醫

趙樹人

我於今年春天因重病住院，情況非常危急，院方曾兩次發出病危通知，要家屬注意。當時因為我有還可再活下去的信念，所以終於戰勝病魔，轉危為安，未與閻王見面。當病危時身體固然是虛弱不堪，但是神志還很清醒，根據我個人的體認，是人類的生命，就算精力已消耗殆盡，而尚有一部份潛力可以發揮，所以又活轉過來。現在早已出院，照常工作，思想觀念也有了新的認識，那就是只要自己意志堅強，可以戰勝一切，何況是疾病，所謂心理影響生理，就是這個道理。

我慣常犯的毛病，是庸人自擾，一點輕微的小事，就患得患失，常常憂慮不安。當身體日漸衰弱時，更時時滿腹狐疑，好像渾身是病，甚至想到死亡。實際上乃完全是一種幻覺，自己找自己的麻煩，在心理方面不能自制。顯得精神即將崩潰，好像末日就在眼前。

我出院曾休息一段時期，深切體會到一般人有個錯誤的觀念，認為休息可以解除疲勞，多休息可以避免發生疾病，事實上恰恰相反，因為在辦公室內所消耗的精力，到底是有限的。休息過度終日無所事事，時間一久便感覺厭煩，才是疲倦最大的原因。這是心理上的，

因為閒着無事，不免雜念叢生，反而神經緊張，過去不如意事，易於追憶，在感覺上，形成更加疲倦。所以在這個時候，倒是需要活動，或以娛樂和適當運動，更多愉快社交來調劑，使心理上充滿新的希望和興趣，這樣一個人才可以重新振作起來，作一番事業。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是要學習遺忘，把那些不愉快和無可奈何的事，不要常常放在心上。忘記過去的不如意事，寄望於未來有更大的成就。要知道追悔是毫無益處的，祇有更加煩惱，也是生活前進的阻力，非但使人沮喪、灰心，有時甚至一蹶不振，造成心靈上的創傷，永遠不能振作，那麼這個人的一生也就到此終結。

當病魔纏身的時候，要認為這祇是暫時的，不久即可康復。千萬不要在心理上，惦記着自己的疾病是不會好的，否則真的會增加病情惡化，不堪收拾。

總之，要戰勝病魔，首先應該從自己本身做起，心理上之安全，是非常重要的，醫藥只能幫助病情減輕控制病情惡化，并不能完全治療病症。要想恢復健康，還得靠自己與醫生合作，始能有效。

李先念，因該師在大別山區，當時未查出其所屬旅長姓名。第六師師長譚振林，第十六旅旅長王必成，第十七旅旅長不詳，第十八旅旅長夏光。第七師師長張鼎丞，因該師不在蘇北，所屬不詳。管文蔚縱隊仍在泰如邊區活動。另匪教導旅及黃河支隊亦無法查出其匪首姓名。
 在這一年的內，匪新四軍仍到處擴展，而我中央為容納各黨派繼續抗日，仍取容忍態度，以致許多立場不穩之幹部，常為共黨所欺騙利用。（未完待續）